

群众演唱丛刊

牛头刨床的秘密

(戏剧、相声)

北京市总工会宣传部
共青团北京市委宣传部 编
北京群众艺术馆

北京电影学院
图书馆藏

群众演唱丛刊

牛头刨床的秘密

(戏剧、相声)

北京出版社

1963年

群众演唱丛刊 牛头刨床的秘密(戏剧、相声) 北京市总工会宣传部
共青团北京市委宣传部编 北京群众艺术馆

北京出版社出版(北京东单福绥胡同3号)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95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开本:787×1092 1/32·印张:2 2/16·字数:45,000

1963年6月第1版 1963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000册

统一书号:10071·651 定价:(6)0.18元

編 者 的 話

我們为了滿足厂矿职工和广大青年开展业余文艺活动的需要，配合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爱国主义思想教育，起到推动生产、鼓舞劳动热情、丰富群众文化生活的作用，选編了一套群众演唱丛刊陸續出版，其中包括有小型戏剧（話剧、評剧、歌剧）、曲艺（唱詞、相声、快板）、歌曲及短篇革命故事等演唱材料，編选的作品內容以反映现实生活为主，同时也采用少量的优秀傳統作品。我們力求做到編选的作品短小精悍、生动活泼、方便上演。欢迎业余或专业文艺团体采用，并可作为通俗文艺讀物閱讀。我們殷切地希望专业和业余作者給予支持和帮助，更希望广大讀者提出意見和要求，促使我們改进工作，以便能够更好地为群众服务。

1963年5月

目 录

- 牛头刨床的秘密(独幕话剧)藍 翔 王金富 (1)
- 新兵(相声)王存立 楊世銘 (21)
- 風格(小歌剧或戏曲).....无錫市职工业余文工团原作 (33)
苟化邦 宿瑞琴 木生改編
- 一架收音机(相声)孙世龙 (55)

牛头刨床的秘密

(独幕话剧)

藍 翔 王金富

时 間 一九六二年春。

地 点 某大城市某工厂車間一角。

人 物 牛师傅——六十二岁。

小 紅——二十岁，牛师傅的徒弟和义女。

常宝正——二十多岁，设备科机械員。

王厂长——五十多岁。

布 景 車間一角，正面是一排高大的玻璃窗，窗上正中悬挂着一块横幅标语，鮮紅的布上貼着“艰苦奋斗勤俭建国”八个白色大字。台角有一台老式牛头刨床，另外还有工具台、椅子、工具箱等。

大幕渐启 这是中午休息时间，扩大机正在播送本厂消息：“为了支援农业生产，我厂各車間开展了高质量竞赛，到目前为止，已經取得了很大的成績……”

〔一陣鑼鼓声自近而远……小紅站在門边向剛离开的竞赛对手招呼。

后台女声 小紅，咱們的竞赛就算确定了，这回瞧你的啦！

小 紅 好吧，小兰，我想尽办法也要赶上你！

后台女声 好啊！你拿出本事来吧！

后台男声 小紅，当心吃败仗，輸了可不能哭鼻子啊！

小 紅 去你的！（后台一陣笑声远去）

小 紅 (回身,若有所思地自言自語)吃敗仗?(看看牛头刨床)咳!不想办法,就凭这台“老爷”刨床,真要吃败仗呢!(她望着刨床发呆,然后急忙把小兰送来的竞赛书贴在墙上)

[常宝正兴冲冲地奔上。

常宝正 小紅,小紅!我找你好久了……

小 紅 (不答应)

常宝正 (討好地)哎,小紅,越剧票买到了。嘿!我知道买票的人一定很多,所以連中飯也沒有吃就去排队,(拿出票)你看:第三排中座,我跟你……

小 紅 (不耐煩地)看你高兴的,人家都急死了。(指牆上)你看小兰剛送来的挑战书,指名要跟我竞赛呢!

常宝正 喔!賽就賽嘛!

小 紅 哼!說得比唱的还好听。这台刨床慢得真像个黄牛,我怎么賽得过人家。

常宝正 你师傅技术高,經驗足,厂里哪个不知道鼎鼎大名的牛师傅,有他,你怕啥?

小 紅 师傅技术高,总不能代替我竞赛呀!而且,剛才工会主席又找他談退休的事去了。

常宝正 噢!看来他真要退休了!

小 紅 他要是退休,我可沒法对付这台老牛破車!

常宝正 (同情地)說也是,沒有好机器,那就不能生产出高质量的产品。这……

小 紅 你就会这呀,那呀!你是設備科的机械員,就不能帮人家想想办法?

常宝正 (討好地)小紅,凭良心說,这台刨床比起四車間那台老牛破車要好得多了,還沒到吃牛肉的时候。不过,为了你的竞赛胜利,我保证替你想办法。

小 紅 保证，保证，干脆你叫“常保证”得了！

常宝正 天晓得，我不是不想办法。别人见着这台老牛摇头，可是你师傅偏偏喜欢它。

小 紅 师傅也真怪！

常宝正 这一点也不奇怪，他技术高明，经验丰富，在老爷机床干活，更能显得出他的本领来。

小 紅 可我不能跟师傅比呀！

常宝正 是呀！小紅，你还不了解我吗？我永远跟你一条心。这台老牛我一看見它那副破破烂烂的寒碜相，就像吃了蒼蝇一样地噁心，要是让你单独操作，人吃力劳累不說，一不小心，难保不出个大小毛病。

小 紅 我就担心这一点。

常宝正 我完全理解你的心情，老爷車怎能赛得过人家的新机床呢？你想想，要是你竞赛輸給小兰，丢人紅臉不說，就連我和保修組的奖金也撈不到。

小 紅 (听得不順耳)我可不像你，总想錢……

常宝正 錢！誰怕錢多了咬手，奖金一拿十几块，一个月天天看戏都看不完。

小 紅 你这是什么思想？

常宝正 (自知說漏了嘴)哎哎哎，我不过是打个比方。总的來說这条老牛可要拖你我的后腿了。

小 紅 你說，你有没有办法吧？

常宝正 (似乎胸有成竹)办法是有的，就看你了。

小 紅 我？

常宝正 哎，这回牛师傅要是同意退休，事情就好办了。

小 紅 我可舍不得师傅走呢！

常宝正 嘿！他不走，你想換新的，那比登天还难。前不久撥

下来一台新刨床，好几个車間都等着厂长批，牛师傅不要，我也很难說話，要是他一走，一要求，我保证替你争取过来。

小 紅 (沉思不語)

常宝正 (悄聲)而且現在还有一个好机会，厂长今天要調到公司去了，正在向新厂长办移交，趁这当口去找他，不是吹牛，就凭我三寸不烂之舌，保证說得厂长点头同意，我保证……

小 紅 (捉摸不定)这能行嗎？

常宝正 不过前两天听牛师傅說，他想趁月初任务輕的时候，抽時間把这台老牛大修一番哪！他没跟你說过？

小 紅 說过。他上个月一調来就打算修，可是支援农业的生产任务紧，老抽不出時間，而且听师傅說，还缺少几个零件，市面上缺貨，所以一直拖到今天沒动手。

常宝正 唔！可不能让他修成，要是这一修，咱們就完了。小紅，这可关系到你今后的前途、荣誉，竞赛輸了，多不光荣，还拿不到奖金。

小 紅 你怎么老是奖金奖金的！我根本不要奖金。就想換台新刨床，新刨床多漂亮呀，像刘英那台一样，工作灯一开，銀光閃閃，干活又輕松，又干淨，又快。

常宝正 对对！主要为了竞赛。这样吧！牛师傅八成要退休，你就劝他早点走，不能让他修刨床；我呢，这就去找厂长，咱們双管齐下，定能馬到成功，你看好嗎？

小 紅 (拿不定主意)哎……

常宝正 (懇懇討好地)小紅，我这全是为你着想，要是能使上新刨床，我保证你竞赛能压倒小兰，紅旗一准能夺到手，将来还可以做个全厂聞名的先进人物，到那时

候，你胸戴大紅花，照片登上光榮榜，不但我沾光，牛師傅知道，也一定會高興的，你說是不？

小 紅 （覺得有理）我……

常寶正 （乘機激一下）小紅，機不可失，時不再來，你要拿定主意，不然，新刨床就挨不到咱們的份兒啦！

小 紅 好吧，我試試看。

常寶正 只要你能說服牛師傅，我保證……

小 紅 別先保證啦，快去吧。

常寶正 對，我就去（但沒走）。小紅，只要你相信我，了解我對你的一片真心……

小 紅 哎呀，有話回頭再說吧，現在……

常寶正 好，好！我去！你等着聽好消息吧！（下）

小 紅 （心事重重地）要是能用上新刨床干活，那該有多好啊！又快又好又省力气，人家看見也光采，唉！我真不懂，師傅為啥不同意把這台“老牛”報廢呢？

〔牛師傅上，一頂褪了色的工作帽，蓋着他那不願讓人看見的灰白頭髮，背有點弓，穿一身補了又補，但很清潔的工作服，他慢慢地走着，眼里充滿着無限深情地注視着車間里的一切。〕

小 紅 （迎上去）師傅，你怎么到現在才回來，看，給你帶來的饅頭都涼了。

牛師傅 我吃過了。

小 紅 在哪儿吃的？

牛師傅 工會主席請客，算是給我送行啦！

小 紅 你答應退休啦？

牛師傅 嗯！組織上對我們老工人這麼照顧，我真是說不出的感激，要是解放前……呸！還提那干么！可你也

知道，我怎么舍得……

小 紅 師傅，我知道你舍不得我，可我也舍不得師傅呀！

牛師傅 我倒不光是舍不得你，孩子。从你爹为了保护工厂保护机器鬧罢工牺牲后，是我把你帶大成人，中学毕业后你进了工厂，現在能够独立生活了。在厂里有党团組織的教育帮助，我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小 紅 是呀，我已經是个熟练工人了，啥也不用你老人家操心啦！

牛師傅 孩子，可不能吹大气，論生产你还差得多呢！別的不說，你現在干活的质量怎么样？

小 紅 我……我干活的质量有时是不大理想，这可不能全怪我！

牛師傅 那怪誰呢？

小 紅 (委屈地)这台老牛刨床唄！要是換台新床，我也能当上高质量标兵……

牛師傅 要是不換新的呢？

小 紅 那……那我有什么办法？

牛師傅 瞧，你还說什麼都行呢！啊？

小 紅 師傅，我……

牛師傅 嘿嘿，孩子別着急，我早就想到了，在我回乡之前，(指刨床)一定把它修得好好的交給你。告訴你个好消息，前些时缺貨的那几个零件，現在已經买到手了，馬上就能动手修了。

小 紅 (暗暗一惊)師傅，你还要修这台破車？

牛師傅 (严肃地)什么破車，这可是国家的宝贝，別看它年紀大了，只要里里外外的檢修一次，我敢說它还能为社会主義再出一把力，还能再給我們生下几百部新机

器来。

小 紅 (給牛師傅搬凳倒水,亲热地)师傅,我的好大伯,你要走了,还是休息休息吧,别太累了。这次回乡,也难得再到城里来,趁这两天,到百货公司去逛逛,也得给咱大娘买点东西呀!

牛师傅 哈哈,孩子,这都是小事,最要紧的是给它(指刨床)“治病”,我去拿刚买来的零件去。(想走)

小 紅 (忙按牛师傅坐下)大伯,别忙,我想送你一样东西,作为你退休的礼物,你说送什么好呢?

牛师傅 我回乡还要到田里去干活,又不是走亲戚,送什么礼?

小 紅 (撒娇地)嗯,大伯,我要你说,你说嘛!

牛师傅 看你娇的!都是我从小把你宠坏了,孩子,我不要什么礼物,只要你争气,做个像你爹一样的好工人,我和你大娘就比什么都高兴啦!

小 紅 好大伯,我一定听你的话,你回去休息吧!

牛师傅 小紅,师傅还没走,徒弟就赶起我来了。

小 紅 (一时想不出词儿)我……

[常宝正像阵风似地奔上。

常宝正 小紅,小紅! (見牛师傅,馬上討好地規規矩矩地站好)啊!牛师傅,你回来了!听说你要退休,我心里真有点说不出的……难过。你老什么时候动身?

牛师傅 (不願与他搭腔)唔,就走!

常宝正 (高兴地)啊!那太好了!

牛师傅 什么?

常宝正 嗯……我是想送你到車站。

牛师傅 不敢当。(对小紅)孩子,你放心,不修好刨床,我不走,

你先准备一下，我領了零件就来。(下)

常宝正 怎么牛师傅还要修这台老牛？

小 紅 (点头) 嗯！

常宝正 啊呀，这不糟了嗎！

小 紅 宝正，你是机械員，你說这台“老牛”能不能修得好啊？

常宝正 这……怎么說呢？以前就沒有大修过，毛病不少，你没听大伙說，老牛破車使不上劲儿嗎？就得全部拆下来，从头到尾，从里到外，一样样的檢查，修也許能修好，可是那多麻煩呀！再說，旧的总沒有新的好。常言道“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嘛！（把手中的紙条一揚）你看！

小 紅 什么？

常宝正 (得意地) 机——床——調——撥——单！

小 紅 厂长同意啦？

常宝正 (沾沾自喜) 我去的时候，老厂长正忙着要走，他叫我按照实际情况处理，回头向新厂长汇报，所以此事就由我来經办啦！而且，新厂长剛来，他不会管这些个小事。

小 紅 要是师傅不同意呢？他的脾气你不是不知道。

常宝正 牛师傅是有点牛脾气，常言道“車怕顛，人怕劝”，你是他的徒弟，又是他的义女，他平常挺喜欢你，就凭你們这层关系，說上几句好話，他总不会太固执吧？

小 紅 要是他不听我的？

常宝正 不会的，再說有了調撥单，机床就是你的啦，生米已經煮成熟飯，你再劝劝他吧！我保证他会听你的。

小 紅 (觉得有理) 好吧！

常宝正 (把单子交给小紅)你先拿着签个字,等会儿交给我,现在我去找几个搬运工来。(討好地)小紅,等你使上了新刨床,你想想往后干活有多美啊!像你說的那样,新床綠油油的,工作灯一开,銀光閃閃……小紅,这回我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你自个心里明白,我走了。(又回)对了,今晚上我請你看戏,别忘了,下了班,我在厂門口等你,好嗎?(把戏票塞給小紅,乘机握住她的手)「牛师傅提工具袋抱着新零件」。

牛师傅 (見狀故意說了声)好!

常宝正 (忙縮回手)牛师傅……

牛师傅 (沒好气地)科里有人找你呢!

常宝正 好!我就去。(对小紅使个眼色后下)

牛师傅 小紅,这“常保证”又向你保证什么啦?

小紅 师傅,他……(想把領条給牛师傅看,又怕他反对)喔,沒……沒有什麼。

牛师傅 小紅,有什麼事不該瞞着我,拿来我看看。

小紅 师傅……(遞过領单)

牛师傅 机床調撥单!新刨床?这是哪儿来的?

小紅 常宝正說,领导已經同意撥給我們一台新刨床。

牛师傅 领导同意?(不信)不!我去問問。

小紅 师傅,別忙,我先跟你商量商量……

牛师傅 好!你說,这台老床子有什麼不好,一定要換新的?

小紅 它太旧了,加工出来的产品……

牛师傅 加工出来的产品怎么样?咱們調到这儿已經快两个月了,不是照样完成任务,沒出过次品嗎?

小紅 啊呀!我的好大伯,你是你,我是我,徒弟怎么能和师傅比呀!你一退休,我怎么伺候得了这台老爷車?

小兰又向我挑了战，我用这台老牛破車，怎么赛得过人家？这，輸了多丢人呀！就連你的面子……

牛师傅 (严正地) 孩子，你这想法不对头呀。竞赛不能单靠机床好坏，要靠提高技术，要靠我們的心，刀越磨越快，人越练越能。小紅，你要記牢，技术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在条件差的环境里，才能练出真本領，你懂嗎？

小 紅 师傅，我懂。可是你要知道，現在产品质量要求越来越高，我的技术水平又低，用旧机器生产，总沒有新机器来得保險，現在已經有了新刨床，何必再拖住这台老牛不放手……

牛师傅 你們这些年青人，現在眼睛都长在这里(指头顶)，对这些旧机器看不順眼，有点小毛病，不但不好好修，却恨不得报廢領新的。好闊气！你們以为咱們国家眼前机器太多啦！不是，不是太多，是太少，沒有旧的，哪来新的，旧的东西破了旧了不能再用，那沒有二话，該換新的；要是还能用的，咱們就得千方百計坚决地用下去！

小 紅 这也得从实际出发。

牛师傅 怎么？我不是从实际出发？我跟机器打了几十年的交道，我还摸不准它們的脾气？小紅，干什么工作不能怕困难，咱們工人阶级从来就是“硬骨头”，你是我的徒弟，牛师傅的徒弟，就該有股子不怕困难的牛脾气。

小 紅 师傅，看你說的。

牛师傅 好了！今儿我說得太多了，你要領的新刨床，还是你自己去退吧！（把領条交給小紅）

小 紅 (接条) 你說的当然有道理……不过……我的好大伯，

我从小没父母，跟着你长大，你比我父亲还亲，你说的话我句句都听，从来也没反对过。这回，你……你就让我做一回主吧！这关系到我的前途、荣誉，我已经长大成人了，你不要再拿我当毛丫头看了！

牛师傅 (生气) 越说越不像话了，你是翅膀长硬了，想乱飞啦！不行，我不能眼看着你糟蹋国家财产不管。

小 红 我……

牛师傅 你去不去把新刨床退了？(见小红不响)好！你不去，我去！(抢过领条急下)

小 红 大伯，大伯！(见牛师傅走远，急得哭着追下)

[王厂长上，他长得粗壮高大，穿一套褪了色的军装，由常宝正陪同，边走边看上场。]

常宝正 (殷勤地) 王厂长，你真太辛苦了，刚一来到厂里，也不休息，就忙着下车间，哦，这里是全厂最老的车间，比起其它新建的厂房，显得破旧了一点。

王厂长 (微微皱了一下眉) 喔！（环顾四周，看到刨床，想起）常机械员，刚才我听老厂长说，有台刨床要报废，是吗？

常宝正 (一惊) 啊……是的是的。

王厂长 在哪？请你陪我去看看。

常宝正 好，好！王厂长，就是这台刨床，老牛破车修来修去老修不好！非报废不可！

王厂长 (走近刨床看看) 是吗？

常宝正 是的，是的！马达一开就像扭秧歌似的，工人们都要求我早点给他们换新的。

王厂长 是谁操作的？

常宝正 本来是个老师傅，可是他要退休了，现在是张小红，她是个好姑娘。

王厂长 好吧！常宝正同志，你去忙工作吧。等会儿有事再来找你。

常宝正 (想赶快脱身) 好好……王厂长再见！(忙下)

[小紅沒追上牛师傅，哭上。

王厂长 (見小紅) 小同志，你哭啥？

小紅 (見是陌生人) 不要你管！

王厂长 好，好，我不管。(走到墙边看看挑战书，又过来問) 張小紅同志……

小紅 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王厂长 (指墙上) 这挑战书上写的不是你的名字嗎？

小紅 你是干什么的？以前怎么没见过你？

王厂长 现在不是認識了嗎？我剛才听常宝正同志說……

小紅 (誤会) 喔！我知道了，你是来搬刨床的搬运工人吧？

王厂长 (將錯就錯) 啊！要搬的是哪台刨床？

小紅 是搬一台新刨床到这儿来。

王厂长 那这台老的不是要报廢了嗎？

小紅 那是自然，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嘛。

王厂长 哦！那是誰同意你們換的？

小紅 常机械員。

王厂长 他有这么大权力？

小紅 厂长批准了，他当然有权力！

王厂长 厂长？小紅同志，你說这台刨床到不到报廢的程度？

小紅 这……啊呀，你这个老头，不干你的事，怎么老問个沒完？

王厂长 随便問問，你可別上火呀！哦，听說本来用这部刨床的是个老师傅，他已經退休了嗎？

小紅 还没有。